

## 三堂会审

### 主要角色

苏三：旦  
王金龙：小生  
刘秉义：老生  
潘必正：老生  
崇公道：丑

### 情节

苏三被解至太原，山西巡按适为王金龙。王金龙查阅案卷，见有苏三谋死亲夫一案，遂偕同藩司潘必正、臬司刘秉义共同审理。公堂上，苏三在供词中详述前情，王金龙心情激动，不能自持，乃称病委托潘必正、刘秉义审理。随后审明了案情，平反冤狱。王金龙、苏三破镜重圆，终成姻眷。

### 注释

此剧由梅兰芳伯父梅雨田亲自传授。

### 根据《梅兰芳全集》第二卷整理

(王金龙上。)  
王金龙 (念) 任凭皇亲国戚，哪怕侯伯公卿。王子犯法同庶民，俱要按律而行。  
(门子上。)  
王金龙 (白) 本院，王金龙。蒙圣恩放我八府巡按，奉命巡查山西。也曾在洪洞县下马，  
查得旧案之中，有谋杀亲夫一案，不知我那苏三，因何牵连在内？因此将人  
犯提到太原复审。少时升堂，就先审此案。正是：  
(念) 一朝身荣耀，岂能忘旧情？  
众人 (内同白) 布、按二位大人到。  
门子 (白) 启大人：布、按二位大人到。  
王金龙 (白) 有请。  
门子 (白) 有请二位大人。  
(潘必正、刘秉义同上。)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出京以来，望重德斗。所到之地，百草皆生，万民无不瞻仰。  
王金龙 (白) 岂敢。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出师，路过几省？  
王金龙 (白) 路过三省。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何处下马？  
王金龙 (白) 洪洞县下马。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可曾查得民情？  
王金龙 (白) 也曾查得民情，内有谋死亲夫一案，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内。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有个贤愚而不等。  
王金龙 (白) 好个“贤愚而不等”。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今日升堂，先审哪一案？  
王金龙 (白) 自然先审谋死亲夫一案。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升堂，司吏等仪门伺候。  
王金龙 (白) 请！  
(潘必正、刘秉义向王金龙躬身施礼，同出门，王金龙起身揖送。潘必正、刘秉义施礼，同下。王金龙回身进门。)  
王金龙 (白) 来！  
门子 (白) 有。  
王金龙 (白) 吩咐开门！  
(王金龙下。)  
门子 (白) 是。  
开门！

(门子下。四刀斧手、四龙套同上，分站两边。门子上。王金龙上，坐中间。潘必正、刘秉义同上，行礼，两旁落座。崇公道暗上。)

王金龙 (白) 来！  
门子 (白) 有。  
王金龙 (白) 传长解。  
门子 (白) 传长解。  
崇公道 (白) 报！  
长解告进——

(崇公道俯身进门，面里跪下。)

崇公道 (白) 呀见三位大人。公文呈上。

(崇公道递公文与门子。)

门子 (白) 公文一份，当堂拆封。  
(门子拆封。)

门子 (白) 听点！长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 有。  
门子 (白) 护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 有。  
王金龙 (白) �恩——长解是你，护解又是你，一人敢当二役，分明是一刁棍！  
门子 (白) 请刘大人用刑！

刘秉义 (白) 来！扯下去打！  
崇公道 (白) 且慢！下役有下情回禀。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有话朝上回。  
崇公道 (白) 启禀三位大人：下役好比大人胯下之驹，扬鞭就走，勒僵即住。公文之上，有下役的名字，方敢应声；若无下役的名字，怎敢应声？请大人谅解！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长解回明，其刑可免。  
王金龙 (白) 免！带犯妇！  
门子 (白) 带犯妇！  
崇公道 (白) 是。  
(崇公道起立，至上场门口。)

崇公道 (白) 犯妇走动啊！  
苏三 (内白) 苦哇……

(苏三披枷戴锁上。)  
苏三 (白) 喂呀……

(刀斧手、龙套同喊堂威。)

苏三 (西皮散板) 来在都察院，  
举目往上观。  
两旁的刽子手，  
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苏三此去好有一比，

崇公道 (白) 比作何来？  
苏三 (西皮散板) 鱼儿落网有去无还。  
崇公道 (白) 按院大人能开脱你的死罪。  
苏三 (唱) 啊！崇爹爹啊！  
崇公道 (白) 犯妇告进。犯妇当面。  
王金龙 (白) 掌起面来！  
苏三 (白) 谢大人。

(苏三略抬头，王金龙两次注视苏三。苏三俯首。)

王金龙 (白) 呀！  
(西皮散板) 本院抬头来观看，  
犯妇果然是苏三！  
一霎时只觉得神昏意乱，

(王金龙昏倒堂上。)

刘秉义 (白) 带了下去！

(崇公道带苏三同下。刘秉义、潘必正、四刀斧手、四龙套同下。门子示意旗牌军请医，下。医生上，童儿背药箱跟上。医生到大帐前为王金龙诊脉，从医箱取药置桌上后，下。)

门子 (白) 大人醒来。

王金龙 (南梆子) 三魂渺渺得回还。  
猛然间睁开了昏花眼，  
又听得堂下闹声喧。

(白) 吩咐升堂！

门子 (白) 遵命。

升堂！

(四刀斧手、四龙套自两边分上。潘必正、刘秉义自两边分上，坐原位。)

刘秉义 (白) 大人贵恙，还是新得的呀？还是旧有？

王金龙 (白) 乃是旧病新发。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有此贵恙，此案不审也罢。

王金龙 (白) 朝廷大典，焉有不审之理？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真乃爱民如子啊！

王金龙 (白) 夸奖了。

来，带犯妇！

(崇公道带苏三同上。)

崇公道 (白) 犯妇当面。

王金龙 (白) 犯妇你可有诉状？

苏三 (白) 有诉状。

王金龙 (白) 呈！

苏三 (白) 这——无！

王金龙 (白) 嗯！本院问你可有诉状，你道有。叫你呈，又道无。是何缘故？

门子 (白) 刘大人用刑。

刘秉义 (白) 来！掌嘴！

苏三 (白) 哎呀，大人哪！犯妇有话，未曾回明。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有话朝上回。

苏三 (白) 是。启禀都天大人：犯妇之罪，并非自己所为，乃皮氏大娘花了银钱，将犯妇买成一行死罪。临行起解之时，监中有人不服，替犯妇写下申冤大状，又恐被皮氏等搜去，因此藏在刑枷之内。望求大人开一线之恩，当堂劈桎开枷。哎呀大人哪！犯妇纵死九泉，也是甘心瞑目的了哇……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犯妇回明，其刑可免。

王金龙 (白) 传长解。

门子 (白) 长解！

崇公道 (白) 有！

门子 (白) 当堂劈桎开枷！

崇公道 (白) 遵命！

(崇公道为苏三劈桎开枷，取出状纸呈上。)

门子 (白) 三日后领回文。

(崇公道下，门子呈状纸与王金龙。)

王金龙 (白) 犯妇！将状纸上的情由一一诉来，本院开脱于你。

苏三 (白) 都天大人容禀！

(西皮导板) 玉堂春跪至在都察院，

王金龙 (白) 嗯！状纸上面，写的是苏三，你为何口称玉堂春？

门子 (白) 请刘大人用刑。

刘秉义 (白) 分明是一刁妇。

来！

龙套 (同白) 有。

刘秉义 (白) 看拶！

苏三 (回龙) 大人哪！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两厢退下。

(四刀斧手、四龙套同下，门子下。)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脸朝外跪。

(苏三转面向外跪。)

潘必正 (白) “玉堂春”三字是何人与你取的名字？讲！

苏三 (西皮慢板) 玉堂春本是公子他取的名。  
刘秉义 (白) 鸭儿买你时，多大年纪？  
苏三 (西皮慢板) 鸭儿买奴七岁整，  
潘必正 (白) 你在院中住了几载？  
苏三 (西皮慢板) 在院中住了整九春。  
刘秉义 (白) 七九一十六岁，可以开得怀了，头一个开怀的是哪一个？  
苏三 (西皮慢板) 十六岁开怀是那……  
刘秉义 (白) 是哪个？  
苏三 (西皮慢板) 是那王……啊！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王”什么？  
苏三 (西皮慢板) 王公子啊！  
刘秉义 (白) 原来是个姓王的。他是何等样人？  
苏三 (西皮慢板) 他本是吏部堂上的三舍人。  
王金龙 (白) 住了！本院问你谋死亲夫一案，谁来问你那院中苟且之事？  
潘必正 (白) 啊，大人！  
王金龙 (白) 大人！  
潘必正 (白) 这谋死亲夫一案也要审。  
刘秉义 (白) 啊，大人！这院中苟且之事么，也要问哪！  
潘必正 (白) 有道是树从根脚起。  
刘秉义 (白) 水从源处流。  
(王金龙向潘必正。)  
王金龙 (白) 如此说来，要审！  
潘必正 (白) 嗯！要审。  
(王金龙向刘秉义。)  
王金龙 (白) 要问？  
刘秉义 (白) 要问。  
(王金龙向潘必正。)  
王金龙 (白) 审哪！  
潘必正 (白) 审哪！  
(王金龙向刘秉义。)  
王金龙 (白) 问哪！  
刘秉义 (白) 问哪！  
(王金龙向潘必正。)  
王金龙 (白) 啊？  
潘必正 (白) 啊？  
(王金龙向刘秉义。)  
王金龙 (白) 啊？  
刘秉义 (白) 啊？  
王金龙、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笑) 哈……  
(同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初见面银子三百两，  
吃一杯香茶就动身。  
潘必正 (白) 低头！  
(苏三低头。)  
潘必正 (白) 啊，二位大人！  
王金龙、  
刘秉义 (同白) 大人！  
潘必正 (白) 那王公子初次进院，花了三百两银子吃杯香茶就走，此公子，可算得慷慨呀！  
王金龙 (白) 倒也大方。  
刘秉义 (白) 啊，二位大人，说什么慷慨，讲什么大方。分明是他王氏门中不幸，出了这样的败家之子呀！  
王金龙 (白) 啊，败家之子？  
刘秉义 (白) 败家之子。  
王金龙 (强笑) 嘻……  
王金龙、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笑) 哈……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公子二次把院进,  
随带来三万六千银……  
潘必正 (白) 他在院中住了几载?  
苏三 (西皮原板) 在院中未到一年整,  
三万六千银一概化了灰尘!  
刘秉义 (白) 低头! 想那王公子, 在你院中未到一年, 就花了银子三万六千两。难道说你们院中吃银子、穿银子不成么?  
苏三 (白) 犯妇有支销。  
王金龙 (白) 是啊! 她有支销哇!  
刘秉义 (白) 啊? 她有支销, 大人怎么晓得呀?  
王金龙 (白) 哦……她的状纸上面写的有支销。  
刘秉义 (白) 哦! 状纸上面写的有支销? 如此, 就审她的支销。  
潘必正 (白) 问她的支销。  
(王金龙向潘必正。)  
王金龙 (白) 审哪!  
潘必正 (白) 审哪!  
(王金龙向刘秉义。)  
王金龙 (白) 问哪!  
刘秉义 (白) 问哪!  
王金龙 (笑) 哟……  
王金龙、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先买金杯和玉盏,  
又买翠盘与翠瓶。  
南楼北楼公子造,  
又造出一座百花亭。  
潘必正 (白) 那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许多银钱, 那王八鸨儿待他如何?  
苏三 (西皮原板) 王八鸨儿心太狠,  
数九寒天将公子就赶出了院门。  
王金龙 (白) 噢! 想那王公子, 在你院中花了许多银钱, 为何数九寒天将他赶出院去?  
潘必正 (白) 此乃鸨儿之过, 非犯妇所为。  
王金龙 (白) 好个可恶的鸨儿!  
刘秉义 (白) 狠心的王八!  
王金龙 (白) 偏偏就遇见这倒运的嫖客!  
刘秉义 (白) 啊?  
王金龙 (冷笑) 倒运的嫖客。  
刘秉义 (笑) 嘿……  
王金龙、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公子一怒出了院,  
关王庙内去把身存。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你是怎样知晓?  
苏三 (西皮原板) 那一日金哥来报信,  
手把纹银探望情人。  
刘秉义 (白) 你二人见面之后, 便怎样呢?  
苏三 (西皮原板) 不顾腌脏怀中抱,  
在神案底下叙叙旧情……  
潘必正 (白) 低头!  
(苏三低头。)  
潘必正 (白) 二位大人!  
王金龙、  
刘秉义 (同白) 大人!

潘必正 (白) 他二人见面之后，不顾腌脏，搂抱在怀，还要叙一叙旧情，我把他二人好有一比。  
王金龙 (白) 比作何来？  
潘必正 (白) 黄连树下抚瑶琴——  
王金龙 (白) 此话怎样？  
潘必正 (白) 苦中取乐啊。  
刘秉义 (白) 啊，二位大人，司吏把他二人也好有一比。  
王金龙、潘必正 (同白) 比作何来呀？  
刘秉义 (白) 望乡台上摘牡丹——  
王金龙 (白) 此话怎讲？  
刘秉义 (白) 至死么，他还在贪花呀！  
王金龙 (白) 啊？  
王金龙、潘必正、刘秉义 (同笑) 哈……  
(同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打发公子南京去，  
在那落凤坡前遇强人。  
潘必正 (白) (苏三低头。) 低头！  
潘必正 (白) 二位大人！那王公子怀抱银两，转回南京，行到落凤坡前，又遇着强人，此公子真正的命苦。  
王金龙 (白) 可算得命薄。  
刘秉义 (白) 说什么命苦命薄，这也是他们这些花花公子的下场头啊！  
王金龙 (白) 好一个“下场头”，哼！  
潘必正、刘秉义 (同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只落得长街把饭讨，  
潘必正 (白) 啊二位大人！那王公子只落得长街乞讨，我倒想起一辈古人来了。  
王金龙 (白) 哪一位古人？  
潘必正 (白) 昔日郑儋之子名唤郑元和，也曾在长街讨饭，后来得中头名状元，此公子可以比得了。  
王金龙 (白) 嗯，倒也比得。  
刘秉义 (白) 啊，二位大人！想那郑元和乃是前辈的老先生，那王公子他是甚等样人，焉能比得他呢？比不得！  
王金龙 (白) 哎！将今比古，可以比得。  
刘秉义 (白) 比不得。  
王金龙 (白) 比得的。  
(潘必正暗向刘秉义。)  
潘必正 (白) 啊，大人！王大人说比得就比得。  
刘秉义 (白) 怎么？王大人说比得就比得？  
潘必正 (白) 可以比得。  
刘秉义 (白) 好！如此比得，比得，比得！  
(刘秉义连拍惊堂木。)  
王金龙、潘必正、刘秉义 (同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到晚来在那吏部堂上去巡更。  
潘必正 (白) 低头！  
(苏三低头。)  
潘必正 (白) 二位大人！  
王金龙、刘秉义 (同白) 大人！  
潘必正 (白) 想那王公子，乃是吏部堂三舍人，只落得在吏部堂上巡更守夜，此公子真正的可怜哪！  
王金龙 (白) 咳！可惨哪！  
刘秉义 (白) 说什么可怜，讲什么可惨！分明是在那里与他王氏门中，打嘴现世呢！

王金龙 (白) 啊?  
 刘秉义 (白) 现世呢!  
 王金龙 (冷笑) 啊……  
 刘秉义 (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公子三次把院进,  
                   拐带银子转回南京。  
 王金龙 (白) 住了! 想那王公子, 在你院中, 花了许多银钱。因何反落得个“拐带”二字?  
 苏三 (白) 并非公子拐带, 乃是犯妇所赠。  
 王金龙 (白) 你赠他多少?  
 苏三 (白) 黑夜之间, 又无天平量戥秤, 用手一约, 不过三百余两!  
 王金龙 (白) 啊呀! 且住! 是我那时回到旅店, 用天平一称, 果然是三百余两。  
                   哎呀, 我那……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啊, 大人! 王法森严, 由她自己招认哪!  
 王金龙 (白) 哎呀! 本院的旧病又发作了。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此案呢?  
 王金龙 (白) 有劳二位大人代审了罢!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是是是! 当得效劳!  
                   来! 打座向前!  
 (门子上。移潘必正、刘秉义坐椅至中台口。门子下。)  
 潘必正 (白) 啊, 苏三! 你将状纸上面的言词一一诉来, 大人也好开脱你的死罪。  
 刘秉义 (白) 如若不然, 你来看大人的病么, 又要复发了哇!  
 苏三 (白) 二位大人容察!  
                   (西皮二六板) 自从公子回原郡,  
                   奴在北楼装病形。  
                   公子立志不另娶,  
                   玉堂春至死不嫁人!  
 潘必正 (白) 你既说不嫁人, 为何又嫁那山西沈燕林呢?  
 苏三 (西皮流水板) 那一日梳妆来照镜,  
                   在楼下来了沈燕林。  
                   他在楼下夸豪富,  
                   胜比公子强十分。  
                   奴在北楼高声骂,  
                   只骂得燕林脸含嗔。  
                   羞愧难当回店转,  
                   主仆二人又把巧计生。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什么巧计? 莫非依仗银钱来买你不成?  
 潘必正 (白) 身价银子多少?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做媒的银子三百两,  
                   王八鸨儿一斗金。  
                   鸨儿贪财将奴卖,  
                   她将奴卖与了沈燕林。  
                   假说公子得了中,  
                   他得中皇榜第一名。  
                   奴为他关王庙内把香进,  
                   这才一马就到了洪洞。  
 潘必正 (白) 你在洪洞住了几载?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在洪洞住了一年整,  
                   皮氏贱人起毒心。  
                   一碗药面付奴手,  
                   奴回手付与那沈官人。  
                   官人不解其中的意,  
                   他吃了一口哼一声。  
                   昏昏沉沉倒在地,  
                   七孔流血他就命归阴。  
 潘必正 (白) 这人命关天, 皮氏就罢了不成?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皮氏一见冲冲怒，  
她道奴谋死亲夫君。  
高叫乡约和地保，  
拉拉扯扯就到公庭。

潘必正 (白) 头堂的官司，怎样的审问？  
苏三 (西皮摇板) 头堂官司问得好，  
潘必正 (白) 二堂呢？  
苏三 (西皮摇板) 二堂官司就变了心。  
潘必正 (白) 那洪洞县受贿多少？  
苏三 (西皮摇板) 洪洞县受赃银一千两，  
潘必正 (白) 合衙呢？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府衙分散有八百银。  
刘秉义 (白) 上堂又是怎样审问？  
苏三 (西皮流水板) 上堂来先打四十板，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你不该招认。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皮鞭打断了有数根。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也不该招认！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犯妇本当不招认，  
无情的拶子我就难受刑。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这也难怪了！你在牢中住了几载？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在监中住了一年整，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可有人探望于你？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并无一人来探望奴的身。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那王八鸨儿呢？  
苏三 (西皮摇板) 她不来看，  
刘秉义 (白) 你那知心的人儿呢？  
潘必正 (白) 王公子也该来探望于你！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王公子一家多和顺，  
他与我露水的夫妻就有什么情？  
刘秉义 (白) 如今若有公子在，你可认得他？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眼前若有王公子，  
脱骨换胎我也认得清。  
刘秉义 (白) 你认得他，如今他顶冠束带，不来认你，可也是枉然哪！  
苏三 (白) 大人哪！  
（西皮散板）眼前若有公子在，  
纵死黄泉也甘心。

（刘秉义、潘必正同起立，走至中台口。）  
刘秉义 (白) 啊，大人！  
潘必正 (白) 大人！  
刘秉义 (白) 我看此案么，审不得了！  
潘必正 (白) 怎么审不得了？  
刘秉义 (白) 审来审去，连王大人也审在内了啊！  
潘必正 (白) 依大人之见呢！  
刘秉义 (白) 我们暂且告退，看他是怎样地落案哪？  
潘必正 (白) 就依大人。

（潘必正、刘秉义同向王金龙。）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司吏等告退。  
王金龙 (白) 二位大人请便。  
（刘秉义、潘必正相对暗笑，自两边分下。）  
王金龙 (白) 苏三哪，苏三！  
（四刀斧手、四龙套同上。门子上，撤去潘必正、刘秉义坐椅。）  
王金龙 (西皮摇板) 苏三堂下把话论，  
念念不忘三舍人！

四龙套 (同喊) 本当下位将她认……  
王金龙 (西皮摇板) 哟……  
王法条条不徇情。  
左思右想心不定……  
此案交与刘大人。  
门子 (白) 来!  
有。  
王金龙 (白) 拿我名帖,请刘大人过府议事。  
门子 (白) 遵命。  
(门子接名帖,下。)  
王金龙 (白) 苏三!你且出院,本院开脱你的死罪就是。  
苏三 (白) 谢大人……  
啊!  
(西皮二六板) 这场官司未动刑,  
玉堂春这里我就放了宽心。  
出得察院回头看,  
这大人好似王金龙!  
是公子就该将我来认,  
哦……  
王法条条不徇情。  
向前去说句知心话,  
看他就知情不知情!  
玉堂春好比花中蕊,  
住了!玉堂春好比花中蕊,你把那王公子比作何来?  
大人哪!  
(西皮快板) 王公子好比采花蜂。  
想当初花开多茂盛,  
他好比那蜜蜂儿飞来飞去采花心。  
如今不见公子面,  
我那三……  
王金龙 (白) “三”什么?  
苏三 (唱) 郎……啊!  
(西皮摇板) 花谢时怎不见那蜜蜂儿行?  
王金龙 (白) 你出院去吧!  
苏三 (西皮散板) 悲悲切切出察院,  
我看他把我怎样施行!  
(苏三至中台口,看王金龙,退回,无可奈何下。)  
王金龙 (白) 刘大人到来,再作计较,掩门!  
(尾声。王金龙下。众人自两边分下。)  
(完)